

我的飞鸽自行车

本报老年记者 许江

前几天，那辆伴随我30多年的飞鸽牌自行车被爱人当废品卖了，我心疼不已，不由得想起了它伴我一起走过的岁月。

高中毕业后我成了一名矿工，由于上班需要，父亲托人给我买了一辆飞鸽牌28型的加重自行车。新车到家，全家像得了一件宝贝，母亲还特意用一块绒布给自行车大梁穿上了“新衣裳”，以减少对大梁的磨损。

那个时候，买一辆新自行车是很不容易的，所以我特别珍惜。路上有水坑尽量绕着

走，下雨了不骑，遇着泥泞路就扛着自行车过……下班在家没事，我就擦车，用棉纱、棉布蘸点机油，擦出来的车明晃晃照人影。自行车的一些小毛病，我和父亲都会修理，补胎的胶水、锉刀、小撬棍、打气筒、螺丝刀等用专门的工具箱存放。

这辆飞鸽自行车是我们家的功臣，驮着我上班，载着农具下地干活，将一包包秋粮驮回家。我骑着它去相亲，驮着爱人去逛公园、看电影。后来有了女儿，她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慢慢长大。逢年过节，它载着礼物，带着爱人、女儿走

亲戚。它给我们带来生活上的方便和快乐，也承载了我许多情感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新的交通工具层出不穷，电动自行车以省力、速度快的特点受到人们的青睐，自行车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我的那辆飞鸽牌自行车被闲置在杂物间的角落，落满了灰尘，锈迹斑斑。

一天下班回来，爱人对我说：“今天打扫卫生，把你那辆破自行车当废品处理了。”闻言，心中有些不舍，伴随我几十年的飞鸽自行车就这样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

我的网名叫“春风”

本报老年记者 孙长海

几年前，我退休在家，闲来无事，爱好运动的我喜欢上了打气排球。为了便于交流，我所在的气排球俱乐部成立了一个微信群，大家相互聊天，发布活动通知。在这个群里，大家都有一个网名，什么“草原狼”“凤尾竹”“悠哉悠哉”等，我也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叫“春风”。

每天下午，是我们活动时间。当我进入球场时，队员们不喊我的名字，而是直接喊网名：“‘春风’来了，‘春风’接球！”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大家每天在一起打球，说说笑笑，既锻炼了身体，又娱乐了身心，还加深了球友之间的友谊和感情。

气排球是一项新兴的运动

项目，相对传统的排球而言，球体比较大、重量较轻，运动起来速度也较慢，比较适合老年人。我加入俱乐部较晚，水平有限，但偶尔扣上一个好球，队员们都立马给我高度赞扬：“‘春风’，这个球打得漂亮！”我心里美滋滋的，像喝了蜜一样。不时有队友再说上一句幽默的话，顿时欢声笑语响彻球场内外。

网名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乐趣。一次，我去集贸市场买菜，正挑选我需要的菜品时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突然听到一个高嗓门：“‘春风’来了？”喊声惊动了旁边几个买菜的顾客。大伙儿一起把目光投向我，弄得我有点小尴尬。有一次，几

个要好的球友商量，晚上找个小区聚聚，喝杯小酒。当我到场时，其他球友都已到齐，一进门，大伙异口同声：“‘春风’来啦！”于是，大伙推杯换盏，好不畅快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有人提议以春风为主题喝酒吟诗。“春风杨柳万千条，六亿神州尽舜尧。”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气氛异常热烈。我的网名给球友们带来这么多欢乐，我打心里高兴。

我相信，通过我们不懈努力，定会战胜疫情，当春风再次吹过神州大地时，迎接我们的依然是明媚的阳光。还是那句话：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童年趣事

本报老年记者 赵成良

一天，我和正上小学的外孙儿聊天，他问我童年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想了想说拾粪。小外孙儿不明白，拾粪怎么成了姥爷童年最有趣的事情了。

我的老家在太行山深处，祖祖辈辈土中刨食，但土地贫瘠，靠天吃饭。俗话说：种地不上粪，等于瞎胡混；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由于生产技术有限，农民种田没有化肥，增加土壤的肥力主要靠积攒一些农家肥。所以，收集人和动物的粪便就成了农民的一项重要工作。那时候的农村，经常看到挎着粪筐、带着铁锹的老人在村头、田野转悠。孩子们每天放学后，都要花些时间去拾粪。我们常常去附近的晋豫轨道上，把骡马粪拣回来，把山坡上的牛粪

拣回来，堆在一起发酵后，施到地里，以增加土地的肥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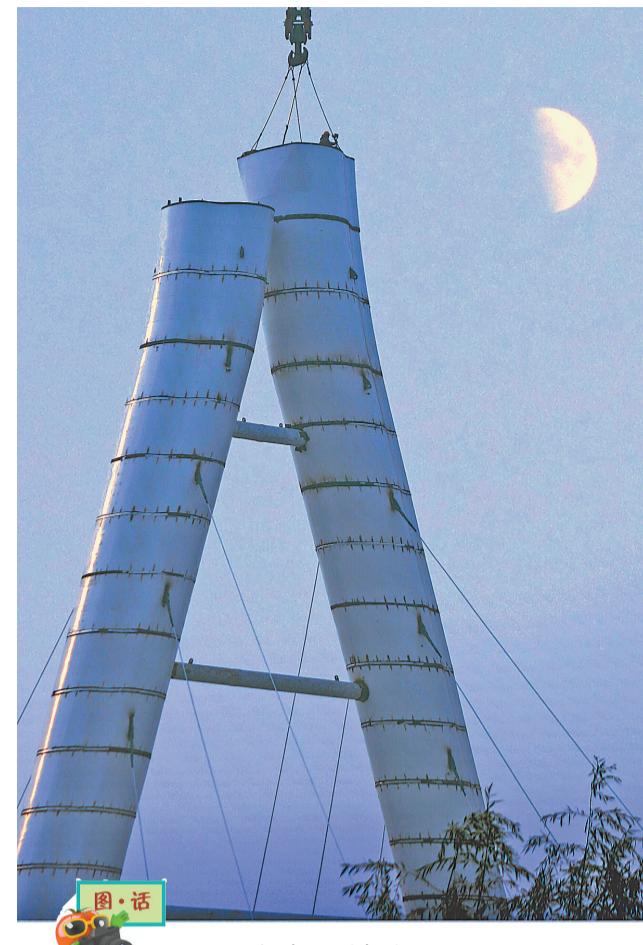
那时候，我们最开心的事是拣牛粪。生产队喂有几十头耕牛，每天在山坡上吃草时会留下大量粪便。小朋友们都有一条小小的扁担，两头挑两个箩筐，出村一两公里，来到放牛的山坡上，分散开来，找寻一堆堆晒得半干的牛粪，半小时就会拣满一担。如果天还不黑，大家就聚在一起玩，女孩子们采摘各种野花编成花环，戴在头上或挂在扁担上；男孩子们抓蚂蚱，用一根草串成一串带回家喂鸡。桔梗花开了，我们每人采摘一大把，坐下来扯下一朵朵“小喇叭”吸舔里面的蜜汁儿，然后捏住花口那头吹鼓它，在手心或脸上拍一下，看谁拍的声音大。

夕阳西下，小鸟唱着欢快

的歌回巢了。小朋友们挑起满满的牛粪筐，排成一队，伴着扁担嘎吱嘎吱的响声，顺着山间小路往回赶。村里的大粪坑是用石头砌成的圆池子，石灰土勾缝，蓄满雨水，上面盖上石板，村里收集的粪便都会集中在这里，充分发酵后就成了上好的肥料。

是啊，时代不同了，外孙这一代的孩子都是在福窝里长大的，怎么能理解那个时代的事情呢？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各种化肥、复合肥、有机肥比比皆是，耕、种、收都实现了机械化，拾粪这种事儿早都没人干了。

阳光明媚的周末，我也偶尔带着孩子们上山，孙子孙女们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编花环、捉蚂蚱，依然那么快乐。



上九天揽月 王长安 摄

扫屋有感

□王桂香

东汉有一少年名叫陈蕃，自命不凡，一心只想干大事，一天好友薛勤来访，见其独居院内龌龊不堪，便对其说：“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？”

陈蕃答：“大丈夫处世，当扫天下，安事一屋？”

薛勤反问：“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”

我和东汉的陈蕃一样，不会扫屋。家里姊妹几个我最小，所有的家务都被两个哥哥、三个姐姐全部包揽，在父母姊妹眼中，我就是——你还小。

转眼，我参加了工作，结了婚，生了子。年轻的婆婆包揽了所有家务，我又成了“甩手掌柜”。因工作调动，我们开启了三口之家的生活模式，突然失去公公婆婆的帮助，生活除了诗和远方，还有一地鸡毛。如何下厨？如何扫屋？成了我不得不面对的课题。

特意去书店购买了一本《扫除道》。《扫除道》是日本键山秀三郎写的一本书，书中列举了扫除道的五大好处。一是使人谦虚。文中说，从未见过乐于扫除的人是个傲慢者，而那些坚持

扫除的人都变成了谦虚的人。谦虚的人，拥有更和谐的人际关系，也更容易获得幸福的人生。二是让人成为有心人。打扫有助于培养细腻的感知力，有

助于推动所做之事井然有序地进行。三是孕育感动。作者说，有感动才叫人生。要想收获感动，并不限于扫除。只要全力做好身边小事，也能收获感动，并感动他人。四是萌生感恩。人不是因为幸福才感恩，而是因为感恩才幸福。四是磨砺心性。扫除时，人不可能一边打扫，一边思考怎么骗人、害人。人心纯净了，更容易看清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。这样的人，不会感到不安，不会自寻烦恼，心性也就得到了提升。

与其坐着烦恼，不如学着改变。

双休日，我请来家庭收纳师，学习整理。除了必须挂起来的衣服外，所有不穿的衣物都可以用口袋叠法，叠起来的衣服就像一本书，四四方方，既美观又节省了大量空间，衣裤分类，一目了然。

从书案下手，拿厨房开刀，办公室也成了我学习收纳的主战场。看着摆放整齐的书籍，坐在书桌前，读诗词佳作，听音乐轻柔，享岁月静好。

尽管我的收纳能力还处在初级水平，但收纳带给我的愉悦远远高于我的收纳水平。

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